

詞
集
考

饒宗頤著



詞

集

考

一



饒宗頤 著

詞集考

(唐五代宋金元編)

中華書局

ISBN 7-101-00453-0 I · 68

責任編輯：冀 勤

詞 集 考

(唐五代宋金元編)

饒宗頤 著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1/32 · 13 $\frac{5}{8}$ 印張 · 293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1600 冊 定價：9.30 元

ISBN 7—101—00452—0/I·68

趙序

短晷饒臆，宛春宜禱，人惟雅言，座移佳茗。辟世云樂，猶尚空山之足音；乘桴而南，未忘嶰谷之長律。饒子宗頤，惠然促客，侑我肴蒸，出其珠玉，所著詞籍考若干卷，紛如亦哀如也。以喻鯨生，頗託同好。見聞躩躩，則記誦益媮；搜討汗漫，則校讐彌備。積歲纍黍之勞，鐙窗無間；窮年排日之役，翰墨有靈。經師雖屏之爲小道，詞客輒竊比於知音。始治陽春，張吾宗之清事；終窺石室，網六州之前修。繼茲而往，薄有所述，播諸澗甸，每自汗顏，披覩斯編，感不去手。試申嚶引，容有當夫。茲編部居既嚴，蒐羅至富。沿流必溯其源，導長江于積石；探本兼尋其脈，匯九流爲具區。題名陳晁，開珠塵蘭畹之先；踵事李黃，負曲海詞山之譽。雲初有自，奕葉可徵，目錄之傳，重在統緒。此其嘉惠士林者一也。中土幅員表廣，地望紛披。飲井水處，咸工崇安之麗辭；繡弓衣上，亦著宛陵之秀句。列邑萃其遺文，巴人珍其敝帚。衙官每通氣類，薇省自集同聲。揚葩氏族，或合三李于一堂；餘韻燕支，竟掇衆香于百衲。尤且朔北暨南，聲教遠播。巖疆澤藪，風頌攸同。重譯充夫海外，扶桑亦紹絃歌；備禮比諸小邦，高麗猶存樂志。自非勤披冊網，安能陟茲崑崗。此又其嘉惠士林之一也。溯自樂府蘇鳴，清商促拍。中唐以降，詞曲遞承；五代迄今，籌桑晷易。風裁際時代爲隆替，則尊古者嗜之如玄酒太羹；簡冊隨兵燹以散佚，則考製者契想夫椎輪大輅。而況相公曲子，夙焚紅葉之章；邑尉方山，已

失金荃之舊。然草堂四卷，升庵卒發之塵封；尊前一選，梧芳猶疑出手纂。凡茲若存若亡之作，容爲垂斷垂續之徵。輯者市駿骨于金臺，標芳型于夢弼。縣目以待，存佚爲心，澤古之功，尤不可沒。此嘉惠士林之盛業又其一也。至繡梓源于孟蜀，繇歷在千載以前；傳鈔秘于莫高，繕寫有數本之異。南唐十國，導以先河；天水一朝，張彼詞囿。棗梨廣被，問同集而異名；丹黃所加，或攻錯而補奪。事漢家之師法，則旁譜勤求；珍宋槧爲單傳，則精思逸屬。又或葬塵隊簡，中絕于百十年之間；沉井藏山，欣獲于二三子之手。天府列諸奎壁，秘其流馨；藏家濟以詭謀，流爲嘉話。板本之學，固通于詞林；譬勘之嚴，同功于管色。允當衆篇畢舉，庶隋珠與和璧爭輝；片楮不遺，使杜庫與陸廚競爽。凡學人所艱致，惟斯集爲獨長。此尤嘉惠士林之盛且至者一也。夫詞之爲學，窺之則隱，窮之則深。昔人惑於名教之偏，徒以事功相許，著作雖夥，傳布不遑，包舉至繁，類別未審。饒子斯篇，不特涉堂廡之勝，抑且發巖穴之幽。以例相從，隸茲六屬。孔門六藝，淵淳于覆載；呂氏六論，研討夫天人。同符異代，由來遠矣。嘗試言之：其曰詞集，則別行專著，倣落晚唐；景寫覆鏤，盛于南宋。選輯以花間肇其始，叢刊以彊村殿其最。其曰詞譜，則嘯餘以下，迄至碎金。淮海雖陋而猶存，宜興特精而待補。其曰詞韻，則棗斐遠出宋季，翠薇盛于道咸。李仲之作，原只郢書；趙謝諸家，姑存燕說。其曰詞評，則解詩著匡鼎之名，玉林丹黃于氏籍之次；論文出劉勰以外，茗谿掇采于叢殘之林。熏香摘艷，菊莊徵其博識；童求蒙拾，漁洋扇其流風。新都矜博學爲多能，人間昌詞心之極至。其曰詞史，則羅述師承，比淵源之有錄；鈞稽掌故，識體尚之所趨。自來學案之作，學以史傳；年譜之行，史以學重。疇日凡儒冠

獨具之格，今茲則詞海亦沿其波。而尤艱辛卓絕，邁越古人者，則曰詞樂。存李趙之墮緒，傳新火于燼微；探海國之奇書，摹法乳于點滴。明鐙曲苑，秘篋龍威。樂府混成，修內驚其輯逸；雲謠雜曲，樂世復其和聲。白石庶資以切磋，玉田可倚爲措輟。是則新體宏宣，陳篇再出，闡述之勞，固不可廢，而開先之導，尤屬難能。景星慶雲，問世始見，微言絕學，何幸以傳者已。饒子素秉清芬，霜珠在握，含姿粹美，磨墨拈毫。拾蟲魚於文府，蠹簡勿刪；辨豹鼠于兔園，囊螢是賴。一槎浮海，探二酉之名山；千卷隨車，舒三餘之長晝。更復領獲驪珠，裘工狐綴。肆情均令，視治詞如治經；題輯歌章，由徵今而徵古。輸萬里十年之心力，奠一家絕學之根基。好事者訝其專精，弄翰者繩其淵雅。矧在愚情，尤殷夙契。敢張名類之別，用申軒冕之言。傳之其人，公諸於世，芸箋葉葉，自勝朱謝之遺篇；珠字行行，庶附馬鄭之通志。丙申燕九節，武進趙尊嶽序。

吉川

吉川序

爲哀錄之業於清代，似莫盛於小長蘆釣師。漢、魏以來，說經之書，汗牛充棟，乃錄《經義考》。虞山蒙叟，採列朝之詩，不無偏頗，乃錄《明詩綜》三千四百餘家。而學者或議其鉤而未沈。翁覃谿云，竹垞《經義考》，綱領節次，詳整有要，爲功於經學非細。顧所載序跋，多刪去其末行年月，致使作者先後，無所按據，翁著其言於《復古齋文集》，至於再四。何義門云，竹垞先生《明詩綜》，去取幾於無目，二十年來所敬愛之人，一見此書，不覺興盡。義門爲虞山之徒，言有所激，然不盡門戶之見也。至於《詞綜》，尤爲釣師經意之作，承詞學久晦之後，以興衰自任，且始用心於南宋，梳姜、史之細膩，櫛二窗之密勿，使人知《花》、《草》之外，又復有詞。幸次郎少年讀詞，亦津逮於此。而覺其發明，有所未盡，蓋其時限之，得失之故，頗難言也。雖然，幸次郎不讀詞者久矣。始謂納蘭成德亦外國人也，何必廢然返。而才力所限，竟自廢然，棄之者幾二十年。今獲讀饒固庵教授《詞籍考》，而歎息焉。教授之書，以考爲名，猶謝氏之《小學》，近人之《許學》、《老子》，體裁有承乎釣師，而非勤勤錄序跋，如吏胥之寫官牘已也。有疏證，有品隲，考詞人之生平，敘詞流之升降，字句異同，亦舉其要，詞之史、之話、之平議寓焉。蓋乾、嘉以還，詞學極明，與經史之學，分鑣爭馳，教授盡平生之心力，集大成於此。至於甄錄板本，言之盤盤，尤非釣師之所夢想。順、康之世，漁洋不知《山谷精華錄》之僞，其餘可知。今則詞山曲海，源

流粲然，教授掩而有之也。幸次郎昔亦治目錄之業矣，而厭之，以類賈人之簿錄者多，能爲讀書者目如宋之晁、陳者寡也。今教授之書，誠可謂讀書者之目，自此以後，讀詞者必發軔於此，猶三十年前幸次郎之讀詞，發軔於釣師之《詞綜》也。其難其易，豈可同日語哉。昔人輒謂古今人不相及，自嚴氏《天演》之譚出，人皆知其不然。力今而勝古，日進無疆，教授有焉。辛丑立春日，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吉川幸次郎謹序。

目錄

別集類

卷一 唐五代詞集考…………… 一

卷二 宋代詞集解題…………… 三八

卷三 宋代詞集解題…………… 八九

卷四 宋代詞集解題…………… 一二六

卷五 宋代詞集解題…………… 一七一

卷六 宋代詞集解題…………… 二二〇

卷七 遼金元詞集考…………… 二六二

總集類

卷八…………… 三二四

卷九…………… 三四一

卷十…………… 三六〇

外編

卷十一 詞評類…………… 三八三

卷十二詞樂詞韻類

後記

書名索引

作者索引

卷八

卷八

卷七

卷六

卷五

卷四

卷三

卷二

卷一

板樂類

四〇一

四一七

一

六

三四六

二六二

二二〇

一八一

二六

六八

三八

目錄

別集類

卷一 唐五代詞集考

唐

金筌詞

温庭筠撰

庭筠（或作廷筠、庭雲），本名岐，字飛卿，太原祁人。累舉不第，嘗貶隋縣尉及方城尉。咸通七年（八六七）為國子助教。（《全唐文》七六八有咸通七年十月試官温庭筠榜）才思綺麗，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温、李。精音律，能逐絃吹之音，為側艷之詞。事蹟詳《舊唐書·文苑傳》、《新唐書·温大雅傳》、《唐才子傳》、夏承燾著《温飛卿繫年》。

庭筠所著多佚，見於《唐書·藝文志》別集類者，有《握蘭集》三卷，又《金筌集》十卷，《詩集》五卷，《漢南真稿》十卷。《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中），止著錄《金筌集》七卷外集一卷。《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則著錄《温飛卿集》七卷（明弘治刊本卷數同）。按歐陽炯《花間集序》云：「近代温飛卿復有《金筌集》。」此為五代時記唐詞之彰明較著者，與舊志之詩詞莫辨者不同。又有温飛卿《金匱集》傳本，

乃總集，所收溫詞，除《花間集》載六十六首外，餘爲韋莊及他人之詞。康熙三十六年顧嗣立《跋飛卿集箋注》云：「今所見宋刻，止《金筌集》七卷，別集一卷，《金筌詞》一卷。」是顧氏所見，比《讀書志》多《金筌詞》一卷，未知與《花間集序》之《金筌集》同異如何。鄭文焯《溫飛卿詞集考》云：「《花間集序》稱飛卿復有《金筌集》，其書所收六十六首，或即出於原集之末卷，學者得此，無俟他求。」（《晁志》、《唐書》、《顧跋》及景南宋本《花間集序》，「筌」字皆從竹。《莊子》「得魚忘筌」，《釋文》「字亦作荃」，是筌、荃字通。）

法京敦煌卷列伯希和目三九九四爲一摺葉，雙面書寫，其第二首「金鴨香，紅臙淚」，訖「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已見《金荃集》。知溫氏此闕久爲人所傳誦。陸游《渭南文集》一四徐大用《樂府序》及卷二七《跋金奩集》，並稱飛卿《南鄉子》八闕，高勝不減劉夢得《竹枝》。而溫詞見於《花間》、《尊前》、《金匳》者，皆無《南鄉子》，放翁殆沿舊題，以總集之《金匳》爲溫作也。

宋刊《金筌詞》一卷，附《金筌集》七卷《別集》一卷之後，此本僅見顧嗣立《跋》文。案毛晉刊《金荃集跋》云：「僅見宋刻《金荃集》七卷《別集》一卷，參之邇來分體本子，畧有不同。其小詞亦名《金荃集》，尚容嗣鑄。」知小詞乃在宋刻之外；張金吾《藏書志》稱：「曾假錢遵王抄宋本勘過之本校汲古刊本，卷同晁《志》。」知錢抄宋本亦無《金筌詞》；故《四庫提要》引及顧氏《跋》文，直刪其《金筌詞》一卷之句。章鉅校證《讀書敏求記》，謂顧箋與錢記本同，尚未辨其是否另有《金筌詞》也。項廷紀有「讀《金筌詞》題後《採桑子》，似見其本矣；然其友吳子律（項氏有《徵招》《悼子律》）著《蓮子居詞話》，以顧氏不併

傳所見宋板《金荃詞》爲可惜；則《金荃詞》者，吳、項諸詞人並未之見，故項氏之題後，殆泛稱飛卿詞闕耳。顧《跋》所謂宋刻，豈錢抄外另一宋本歟？（明曾益合飛卿詩爲四卷，名《八叉集》，即顧箋底本，與詞無涉。）

華綱《唐宋詞鈔》本。

何夢華鈔本（丁氏八千卷樓藏），又補遺一卷。

王國維輯《唐五代二十一家詞之《金荃詞》一卷，共七十首，收《花間》六十六首，《草堂》、《尊前》各一首，《詩集》二首。有民國十七年《王忠愍全書》本、民國二十一年六藝書局印本。

【參考】

劉昫《舊唐書》一九〇《文苑》下

宋祁《新唐書》九一附傳

辛文房《唐才子傳》八

陸游《渭南文

集》二七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二九

鄭文焯《溫飛卿詞集考》（見《詞學季刊》一卷二號）

《四庫提要》一五二《溫飛卿集箋註》條 章鈺補輯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四之中 項廷紀《憶雲

詞丁稿·採桑子》、《丙稿·徵招》

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一《飛卿《菩薩蠻》二十首條

劉毓松《通

義堂集》一三《李太白溫飛卿精於詞律說》

顧學頡《新舊唐書溫庭筠傳訂補》

唐范摅《雲溪友議》云：「裴郎中誠、舉子溫岐，好作歌曲，二人又爲新添聲《楊柳枝》詞，飲筵競唱其

詞而打令也。有周德華者，乃劉採春女，雖《羅嘖》之歌不及其母，而《楊柳枝》詞，採春難及。溫、裴所稱歌曲，請德華一陳音韻；以爲浮艷之美，終不取焉，所唱者七八篇，乃近日名流之詠。（以下列舉所唱滕邁、賀知章等七言四句《楊柳詞》從畧）又云：「裴君《南歌子》詞云：不是厨中串，爭知炙裏心。井邊銀釧落，展轉恨還深。」（下列兩首，同爲五言四句。）按溫庭筠《詩集》六《開成末書懷百韻》原註云

「予去秋試京兆，薦名居其副」，知溫、裴同作歌曲，乃開成間在京兆事。溫之《南歌子》見《花間集》者七首，皆五言四句之後增三字，殆逐絃吹之音時，於送聲中填入三字也；而其友裴誠所作，尚沿舊不加字句，疑開成間隨樂音增加文句之風，尚非盛行。（如《泛龍舟》曲，隋煬帝作七言八句，任二北《敦煌曲校錄》有一首，七言八句下加三言兩句，亦同此例。）在《金荃集》以前，歌詞之概況如次：

《舊唐書·音樂志》三云：「（開元）二十五年，太常卿韋縉等銓敍前後所行用樂章爲五卷，時太常舊相傳有宮、商、角、徵、羽讌樂五調歌詞各一卷，皆近代詞人雜詩；至縉又令太樂令孫玄成更加整比爲七卷。又自開元已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其孫玄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通，相傳謂爲法曲。」據上述，知讌樂五卷之歌，傳至開元之季仍是雜詩；孫玄成整比之法曲七卷，其工人所不能通者，殆非中國歌文也，換言之，止是樂譜。（《夢溪筆談》：「今蒲中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殆與此相類，如敦煌之琵琶譜然。）前此中宗時，有李景伯、沈佺期等之《回波樂》，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八〇）入近代曲辭，止是六言四句。開元中，張說歌詞見於本集（卷一〇）者，有《踏歌詞》、《蘇摩遮》、《破陣樂詞》、《舞馬詞》等，或爲七言四句，或爲六言八句及四句；《全唐詩》及康熙《詞譜》指《舞馬詩》所注「聖代昇平樂」、「四海和平」爲「和聲」。又稱爲大曆十才子之盧綸撰《天長地久詞》，前三首爲五言四句，其「和」爲「天長久，萬年昌」（《樂府詩集》八二、《全唐詩》樂府一二及卷一〇）盧綸詩三並同。日本五絃琵琶譜中有「天長久」、「三臺」等曲名。按《樂府詩集》之「相和歌辭」、清商曲辭，多並載其「和聲」及「送聲」，張說、盧綸等之「和聲」，仍沿六朝樂府之例也。又後人目爲《謫仙怨》

之劉長卿六言八句，在《劉隨州集》卷八止以詩之本事爲題，附錄嚴維酬答二首，並同此例。又《樂府詩集》卷八〇近代曲辭之《蓋羅縫》（疑即《教坊記》之《合羅縫》）、《婆羅門》，所錄歌詞，乃王昌齡之《秦時明月》及李益之《迴樂峯前》二首，在作者言，自是「出塞」「受降城聞笛」之七言絕句耳；而《樂府詩集》乃以音樂命題，且不署主名，即《唐詩紀事》所謂「其受降聞笛詩，教坊樂人取爲聲樂度曲」也。又《樂府詩集》卷七九近代曲詞中，有《水調歌》，起「第一」至「第五」，接續者爲「入破第一」至「第六徹」，前後共十一疊，共「第五」及「第六徹」爲五言四句，餘皆七言四句；而「入破第二」，乃杜甫《逢李龜年絕句》也。又有《陸州歌》，起「第一」至「第四」；其第一首乃王維《終南山》五言律體之下四句也。又有《伊州歌》，起「第一」至「第五」，續之者爲「入破第一」至「第五」；而歌之第三首，則沈佺期五言律體雜詩之上半也。又有《涼州歌》，其解題云：「《涼州》，宮調曲。開元中，西涼府都督郭知運進，……至貞元初，康崑崙翻入琵琶。」此歌起「第一」至「第三」，續之者爲「排遍第一」「第二」，而「第三」首「開篋淚霑臆」四句，則高適五言古體《哭梁少府》之起段，卽旗亭畫壁時所唱四句也；知貞元初琵琶名手康崑崙奏技時，尚無逐弦音爲之撰新辭者。（上引《水調》、《陸州》、《伊州》、《涼州》，又見康熙《詞譜》卷四〇。）凡此割裂五七言詩，雜亂湊成而文義並不連貫之歌辭，與漢、魏樂府之任由伶工割裂者何異。元稹《樂府古題序》所謂「由樂以定詞」，「選詞以配樂」，「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爲歌詩之異」，皆就元和、長慶及其以前之歌與詩立論，然所指之歌，乃樂府之新舊題，尚未涉及後來之詞也。陳暘《樂書》云：「唐末，俗樂盛傳民間，然篇無定句，句無定字，……故止於五代，百氏所記，但誌其名，無復記辭，以其意褻言慢，

無取苟耳。此言長短句未定型前，其歌辭之「總雜」如此。

宋釋文瑩《湘山野錄》上載「平林漠漠」一首，謂魏道輔（泰）見於鼎州滄水驛樓，不知何人所作。後得古集（影黃蕘圃藏宋槧作《古集》，他書引作《古風集》）於長沙曾子宣（布）家，乃知李白所撰。按王琦注《太白集》，謂古本無《菩薩蠻》、《憶秦娥》二首，蕭注本乃有之。又黃花菴謂唐呂鵬《遏雲集》載李白應制詞；如白有此詞，鵬應早已收錄，何待慣於作僞之魏道輔始見之？李之儀已有《憶秦娥》用太白韻。則北宋人已認此詞出於李白手。然《花間集》歐陽炯《序》云：「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四首」，不云有《菩薩蠻》也。沈括所見小曲，以張泌之「咸陽沽酒寶釵空」混爲白作；黃花菴亦疑《遏雲集》應制詞後二首非白作；知唐、宋間所傳太白歌詞，原屬混亂。故《樂府詩集》止收其《清平調》三章，而不收其《菩薩蠻》、《憶秦娥》二詞；劉後村亦稱此二首爲唐詞，而不目爲白作。近人斷斷於《教坊記》之有《菩薩蠻》曲，不知曲調與填詞，並非同爲一事。如《教坊記》有《胡渭州》曲名，而《樂府詩集》卷八〇之《胡渭州》二首，乃晚唐張祜之七言與五言絕句耳。而《憶秦娥》之名，且非《教坊記》所有也。以《樂府詩集》之近代曲辭及開元太樂令所編雜詩推之，太白當無此作。且作者風格、詩詞大體相同，如秦少游之詩，同人笑其入小石調，姜白石之詩與詞，同其峭拔，而《菩薩蠻》、《憶秦娥》之神理沉鬱（參《蓮子居詞話》卷一及近人屢經援引或翻駁之胡應麟說），則與太白歌行之豪放不類。（《尊前集》載李白詞，無《憶秦娥》，其《菩薩蠻》三首，前一首爲韋莊詞，後一首塵下不堪，並不足辨。）

羅振玉藏《春秋後語》爲作《背記》，以木筆書之。末有詞三首，一爲《菩薩蠻》。《菩薩蠻》此殆因宣